



朝花夕拾

重温入党誓词:在东方第一哨

□谢午元

1975年5月初,我从军区话剧团创作组来到了中苏边界的东端起点“东方第一哨”——吉林省珲春县的防川边防连代职,任副指导员。这里被称为“鸡鸣闻三国,犬吠达三疆”之地,东面与苏联的包德哥尔纳亚市为邻,西边隔着图们江与朝鲜的豆满江里市相望,朝南面再直行6.2公里就是日本海了。苏、朝两国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各自的民族歌曲和宣传口号,我们防川这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尽管地处边境前哨却一点也不寂寞。

当年战士们管“入党志愿书”称为“党票”,是解放军这所大学的毕业证书。1973年我被下放到中蒙边境守备师高射炮连之后,在一次突发性抢救麦子的任务中,我凭着四年多的知青锻炼,把师里以高价雇来的农民“打头的”远远甩在了后边。这位农民大叔恳求我

慢点儿,“爷们儿,你再这么快,我就挣不着钱了!”当年周边村子里的每日工值也就是一毛多钱,而师里给“打头的”每天五元。

“对不起了,大叔,我得入党啊!”当时累得我浑身被汗水湿透,两眼直冒金花。

我的劳动表现都被站在地头的师长看在眼里,他当即问指导员“这个战士是党员吗?”

“还没解决组织问题。”

“喂,解决解决嘛!”

麦收结束回到师部,那天晚上断了电,指导员让我在蜡烛下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党支部、直属党委连夜开会就批准我入党了。中共“九大”之后没有预备期,也没有入党宣誓,我就成了正式党员。

随着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散文《女子采伐队》被军区歌舞团改编成舞剧,我被调到了话剧团创作组。这次到防川边防连之前

一个多月,我刚从战士提为了干部,觉得自己就剩下拿出好作品了。四年前我下连当兵就在这里,深知防川的艰苦环境,但还是决心下来捞生活素材了!

当时,连队没有深水井,只能吃地表水,全体指战员长年拉稀,每天都要吃一大把黑色的活性炭药丸,第二天我就加入了“拉稀”的行列。这里濒临日本海整天湿漉漉的,也说不清是雾还是雨,从连部到哨所得走八里地,路途全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荒草和藤蔓,它们不断地从裤裆中穿过,就感觉自己在骑着一匹不驯服的“草马”。要是碰上大雨天就更加泥泞湿滑,经常要仰面朝天来个“老太太钻被窝”。到了前沿哨所,为了显示军威国威不能脱掉湿透的衣服上哨,大家穿着湿军装驻守在哨所上。不出几日,我浑身就起满了奇痒难忍的湿疹。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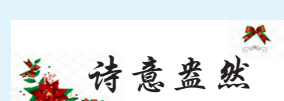
天,我偶然发现带队执勤的副连长老秦满脸浮肿,两眼都挤成了一条线。我问他咋回事,老秦很平淡地说道:“肾炎,好几年了。它和风湿性关节炎是咱们边防军人的职业病。”他的话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临近“七一”建党纪念日的时候,上级要求我们重温入党誓词,举行宣誓仪式。指导员问我参不参加?我本来就没宣誓过,如今又是在中苏边界东端起点举行这样的活动,我当然要参加!党支部把连队党员入党志愿书都发了下来,每个党员认真地看了自己当初填写的那些文字,对照自己如今的表现谈感想,同时听取其他党员的意见。我本来觉得自己是比较轻松的,没想到居然有好几位班长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副指导员,你尽管是来代职的,但是你不能只跟着上哨执勤,还要关心连队的整

体建设……”这些意见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立即诚恳地检查了自己入党、提干之后,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一门心思出好作品,所以怀揣着一把大“箬篱”到基层来“捞干货”了。

三天学习之后,连队全体党员在中苏边界起点的“土字牌”前重温了入党誓词,我们面对铁丝网国境线,握紧拳头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我立即加入连队设施建设当中,发挥自己体力过人的特长,每天搬上万斤的石头填进碎石机;在拆卸混凝土模板时,不慎被扒扎扎透了脚心,引起高烧40度,幸亏医助(特为连队配置的助理医师)为我打了破伤风血清才转危为安。在我结束代职返回话剧团时,脚上还缠着绷带……但站在“土字牌”前举行的宣誓仪式,却永远铭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诗意盎然

我不曾忘记 ——为庆祝建党百年而作

□海燕

铮铮誓言
回响耳畔
十七岁的孩子
在妈妈怀里
初心不改

鲜红的旗帜
无数的英烈
不朽的忠魂
血染的风采
我不曾忘记

我不曾忘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我不曾忘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我不曾忘记
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不能辜负
我备课批改到深夜

面对严谨求实的党建工作
不敢马虎
精益求精抓到底

不论什么任务
我执行坚决
无论哪把椅子
我努力坐热

在奔腾的江河里
我是哪一条?
在灿烂的群星里
我是哪一颗?
我愿一直奉献
我愿永远奔腾
我会坚持拼搏
我会闪闪发光

我不曾忘记
我是这一条
不声不响汇入大海
我不曾忘记
我是那一颗
不争不怨灿烂银河



馨香一瓣

辽阔东疆分外娇

□杨大业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学过一篇《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课文,讲述的是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战斗英雄于庆阳为保卫祖国边疆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事迹。这篇课文像一部精彩的影片镌刻进我的脑海,至今不忘。亲眼目睹神圣宝岛,寻觅英雄足迹,成为我儿时的梦想、长大后的愿望。顺道再看看昔日的北大荒,今日的北大仓。这个初夏锁定了我的东疆之行。

我们祖国的东部边陲,以乌苏里江为中俄边界。在烟波浩渺的乌苏里江中,珍宝岛最为亮眼,仿佛有无数颗英雄的眼睛在闪亮,警示我们牢记历史,保卫祖国边疆。

我的东疆之行从兴凯湖开始吧!

兴凯为满语。兴凯湖意为像海一样的湖,原为中国内湖,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变成了中俄界湖,且俄国占大部分,我国仅占1/3。兴凯湖是火山爆发造成地壳陷落而形成的构造湖。兴凯湖由大小两湖组成,多沼泽湿地,为黑龙江流域最大湖泊。

实实在在地讲,我是怀揣着耻辱来看兴凯湖的,可能是兴凯湖也感受到了我的低沉,让晴朗的天空霖霖落雨以表达自己的心境。我绕着湖边徜徉许久,然后默然离开。

离开麻山的兴凯湖,一路向东,轿车在坦荡如砥的高速上奔驰,扑入我视野的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我的心被辽阔的大地拉扯得比大地还辽阔。心想,我们伟大的祖国竟有如此宽广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多幸福啊!

随着车轮的飞转,很快来到了虎林。虎林古为肃慎地,是原东北少数民族的故乡。这里也是北大荒第一个农垦农场的诞生地。“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至今仍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看着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从我身边疾驶而过,当年王震将军率领的农垦大军挥汗

如雨的情景仿佛又出现在眼前,今天的共和国之所以繁荣昌盛与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是分不开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那些英勇无畏的将领和无数无私奉献的战士!

乌苏里江汨汨的流水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抬头望去,已来到了“珍宝岛森林公园”。登上高高的瞭望塔,祖国边疆辽阔万里,一碧无际的湿地尽收眼底,远方是滚滚的江水,近处是草长莺飞和淡淡的花香,谁融进这样的情景里也会为之动容!那种心境,用再美丽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出来。

从虎林到饶河的路上,挨着乌苏里江一岸的是一片阔叶林地带,属完达山脉。黄灿灿的荷花可爱地绽放在道路两旁,像是人工种植一般,直拽我的目光;蜜蜂成群结队地跟在我们车后,嗡嗡地叫着,恍若在欢呼我们的到来。

沿着一路风景,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珍宝岛。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醒目地刻着“中国·虎林·珍宝岛”。左右两边还分别挺立着“珍宝岛战迹地”和“百年首捷,一岛独胜”两块石碑。乌苏里江盆对面的珍宝岛正在建筑形象,付度是在为发展旅游业做准备。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元宝形状的小岛,1969年3月,差一点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看着看着,我的思绪又被拉回到日日。中苏两国本不相邻,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混乱,沙俄乘机夺取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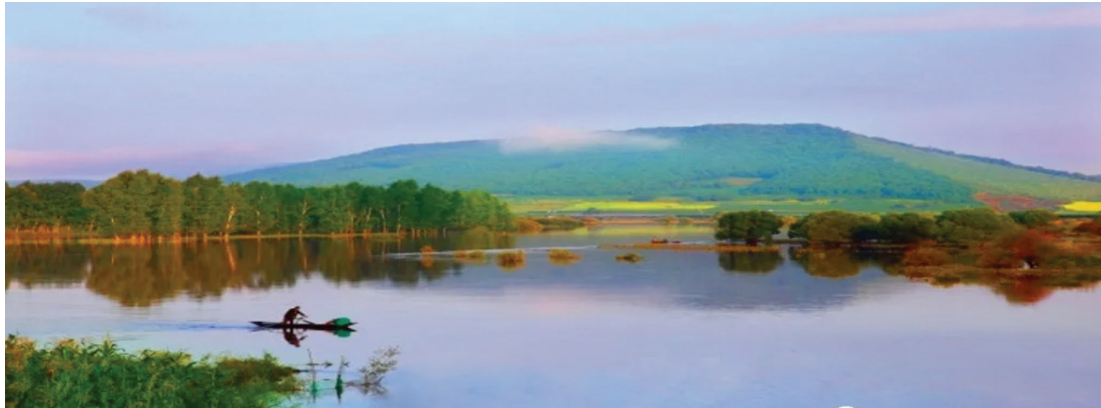
这次我虽然没有踏上珍宝岛,但近在咫尺的岛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蓝天白云下,碧绿的树木枝繁叶茂,温顺的乌苏里江碧波荡漾。岛的这边,春风早已浮上了柳梢,和平润泽着人们的心田。我在岸边寻觅了好久,没有嗅到当年战争的烟火,也没有找到烈士们遗留的足迹。当年的英雄们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勇敢捍卫祖国边疆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也将永远激励我辈奋然前行。



闲情偶记

雁鸣湖的落日

□刘景林



偶然一次的晚归,我被雁鸣湖夏天落日的美所惊艳。

黄昏悄然临近,我驻足在雁鸣湖岸边,没在意湖面上凉丝丝的风,是怎样吹乱我的头发,只顾倾听远处林中那悦耳归巢的鸟鸣。我知道,落日正慢慢地向我走近。

湖面上映着巨大圆盘的落日,水波反射着金灿灿的光芒格外耀眼。微风徐徐,凉爽又带几丝温柔之气。我站在碎石子铺就的湖边,望着夕阳下的雁鸣湖湿地,一湖碧水,两岸青山,水天一色,白云伴着鱼儿水中游,自有一番野趣天成的水域风情。恰是“鸟遇幽林不忍飞,人逢佳景忘思归。水如镜面山如黛,雁鸣湖光映夕辉。”

暮色渐起,大朵大朵的彩云在夕阳下翻动着,霞光在天边翻卷出团团红晕,水面上折射出波光粼粼。而那些迟归的水鸟时而擦着水面捕食,溅起串串水花,时而在湖面上空盘旋。绿色的浮萍飘在水面上,芦苇随风摇曳,发出“唰唰”地声响。落日正以轻盈的姿态

悬挂在西山的群峰上,生怕一不小心滑入水中,惊扰了草丛深处忙碌筑巢的野鸭。

从远古世纪走来的雁鸣湖落日,在地平线交错的广袤田野上,以丰姿绰约的情影,撩动着痴情的迷恋。雁鸣湖湿地的落日,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姿态,默默挥洒着一团烂漫的人间烟火,照亮我的心房。我在雁鸣湖落日的光芒里,感受那些被时光翻刻的人生,走过的路或写过的文字,在模糊的记忆中被温软的打开,如同夜间渐次亮起的灯火,照着隔山隔水之人。

夕阳里,我在湖边静静地走,湖面上影子与我亦步亦趋。葱绿的山野,醉美的湖水,归巢的倦鸟,还有擦肩而过的人,这一刻,就像从远古时空传来的无声韵律,驱散我心中的杂念,来安放我焦躁灵魂深处那些爱与痛。人生中的许多追求,在落日的缝隙里能忽然间变得更加紧迫起来。然而,落日却是亘古不变的与山水相伴,天生就赋予了大自然生命的绚丽和色彩。

我总觉得雁鸣湖的落日,它的包容性和宽容性很大,任凭狂风暴雨时的任性侵袭和掩盖,或任意挥霍雷留在湿地上一缕温热。然而,落日依然会遵循不变的情怀,无怨无悔地向世间的万物。

雁鸣湖的落日,终究是一个人在恬淡舒适日子的风景和遐想。蓦然回首,心中隐匿许多光明里的故事,我一直觉得,是那轮清新寡欲的落日,在脑海里不断翻腾的演绎。不管是怎样的一场经历,我都不太相信宿命,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斑驳的影子。

雁鸣湖的落日,成为我心中一种无可替代的音符。日出日落是一种美,倦鸟归巢也是一种美,自然界的山山水水又有哪一处、哪一时不美呢?

在云卷云舒的傍晚,我用心去感悟,一声声归巢的鸟鸣,那不就是一种温馨呼唤,一种牵挂的呼唤,一种回家的呼唤吗?在一点点惆怅和孤寂里,也唤起了我心底的那份无以言表的乡愁。



世相扫描

领奖途中

□邹敏娜

建党一百周年表彰大会的这一天,下起了雨。我清晰地记得会议结束后,我穿着纤细的高跟鞋跑向停车场的五百米距离。雨下得很急很密,我跑得很慢,怀里的“先进基层党务工作者”荣誉证书捂得很紧。原本想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终因领奖途中庄严肃穆的氛围没有弄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不论知识还是荣誉,都弄不得。

当天,七点三十分集合拍照,从领取绶带、徽章到整理队形,直到八点半伴着雨完成合影。中间的一个小时是短的,在场的二百余人,人人嘴角上扬,大家都不得等待的漫长。但凡站在队伍里的人,都不缺荣誉,就连再平常不过的我,得过的荣誉证书也是二十开外。今天的荣誉大家却格外在意,与党的百年华诞同庆,即便是八十开外的老党员,也觉得自已风华正茂。

合影时我站在第二排,坐在正

前方的是一名身着军装的74岁老党员。从坐下的那一刻起,他就大着嗓门儿跟“左邻右舍”话起了党史,那些从年轻时一路沉淀下来的记忆,全是关于党如何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作为党员的无限荣耀与自豪,让我肃然起敬。这些从年轻开始为了党的事业、人民幸福而打拼的老党员,有着年轻人没有的精气神儿。

颁奖典礼结束后,奏响了国际歌,起立的人群中,我格外留意的还是一名老党员,年龄有七八十岁的样子。国歌人人耳熟能详,国际歌能记住全部歌词的,就只有在老

党员中才是常见。这位能记住全部歌词的老党员,和着音乐高声歌唱,有节奏的耸着肩,摆着头,让我想起了歌曲《少年》。他对党的初心像少年一样停留在年少时,守得住、守得稳,再后来的使命担当,不必问,便也错了。

回家的途中,雨刷有节奏地拭着细雨。我想起唱国际歌的老党员,想着回家也抓紧把国际歌的歌词背熟,流利到像他一样。我想起第一排领导就座时,工作人员抢着上前要给他们擦干净被雨水打湿的座椅,人人笑着说:“不用擦,不用擦,湿就湿呗怕啥怕啥……”是啊,这些为了党的事业打拼多年的人,这点儿雨水的确不算啥。在为人民谋幸福的途中,他们没怕过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让他们不谋而合。

写到这里,我不禁轻笑,哪里是“他们”啊,明明是“我们”,毕竟踏着英雄的足迹做今朝的努力,20年党龄的我,也是可以的。

